

第一節 鄉土開拓

一、閩越族的海上樂土

福建名稱的由來，源於境內有福州、建寧（甌）兩府，各取其首字之合稱而得名。又簡稱為閩，而有七閩八閩之別稱，則因早在周代將福建分為七部分故稱「七閩」；元代行中書省制，福建分為福州、建寧、泉州、興化、邵武、延平、汀州和漳州等八府而有「八閩」之稱。

由曇石山遺址所發現人類骨骸，「經科學家鑑定，證實屬蒙古利亞和尼格羅人種。」¹，這是一支海洋蒙古利亞種人類，由亞洲北方南下分衍東南亞，和太平洋諸群島，而部分定居在中國東南地區的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廣東等地者，被中國史書文獻稱「百越」，意即此地區山嶺錯雜言語不一，彼此在文化生活習俗上，仍有相當歧異，因此古代福建地區所居住的人類，雖屬百越族，卻被稱以「閩越」，以別於其北的「吳越」和其南的「南越」。

當周代在中原地區發展出完善的典章制度，呈現郁郁乎文采之時，住在福建的原住民，遠離中國之中原地區，不屬周王朝的文化範圍，沒有文字，尚處鄙陋散居狀態，更無政治典章制度可言。直到春秋時代，位於江浙的「吳越」族，接觸中原文化而成長，建立越國以會稽為中心，勢力擴及福建而為其轄區。

戰國末期，越王勾踐的後裔無諸，在福建自立建國稱「閩越王」，帶領閩越族邁向歷史舞台，故秦漢以後史書文獻，均將福建住民稱「閩越族」。金門位屬福建沿海蕞爾小島，自屬閩越族活動區域，在中原衣冠士族未入金門時，居住在此地的原始住民，與福建的閩越族，關係似應十分密切，其生活狀況據有關研究報導：

¹ 范啓鳳〈福建省歷史沿革之研究〉《福建現況研究專輯》福建省政府編印 1990.1.p7

「閩越族的體質和風俗習慣，和中原的華夏族有許多不同。他們的身體較矮，面短，鬚髮少，鼻形廣，眼睛圓大，有雙眼瞼。遠古的人民盛行『圖騰崇拜』，以某種動物作為自己祖先的象徵。閩越族認為自己的祖先是『蛇』，這是崇拜蛇或以蛇為圖騰的反映。

閩越族聚居在沿海，沿江和沿溪一帶，習慣於水上生活，經常駕駛獨木舟，在湍急的江河中，捕撈水中食物。他們有『斷髮紋身』的風俗，剪掉長髮，在身上和手臂上刺著龍、蛇一類圖案花紋，據說是為了入水後可避免『蛟龍』的傷害。他們常打赤腳，善於水上作業。閩越族用勤勞的雙手，勞動，生息在這片山川秀麗、物產豐富、江海遼闊的土地上，為開發福建立下了功績。」²

由以上的報導描述，在中土衣冠士族未入福建以前，住在福建的閩越族，他們早期活動的地區是在閩江一帶，故被稱「閩越」；他們的崇拜的「圖騰」是蛇，故閩字有「虫」意即拜蛇的民族；他們善操舟搏浪，活動範圍由閩中推展到閩北、閩西、閩南和閩東，遠及台灣、琉球各地，從今日台灣原住民的紋身、拜蛇及一些生活遺物和信仰習俗，似可察覺到閩、台的歷史，關係密切淵源流長，而位居閩、台歷史交通樞紐之一的金門，自然而然更是此文化圈傳播的樞紐。

二、秦王朝勢力的來到

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，秦王朝東方「六雄」的韓、趙、魏、燕、楚等五國均被收拾，所剩齊國也危如累卵，命在旦夕，秦王政派大將王翦遠征東南，收拾楚國邊陲吳越諸地，翌年秦王政攻下齊國都城，正式統一天下。秦王朝能夠統一天下，得力於商鞅變法和重用客卿，故統一天下後的政制，不再循周代封建制度，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制度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，其後又在邊陲東南增置南海、閩中、桂林、象四郡，福建正式進入中國行政區域，當時閩中郡，範圍包括現在的福建至浙江南部的溫州等地及江西省的鉛山部分。斯時福建的開拓，呈現停滯狀態，蓋秦王朝法令嚴苛，天下征戰國力疲憊，不知偃武修文予民休養生息，終至役用民力過度民不聊

² 同上註 pp7-8

生，不旋踵天下鼎沸，官逼民反揭竿而起，群雄蜂起，秦王朝即於公元前207年覆亡，距天下統一僅十五年，王朝短暫未及建設。

三、漢王朝對閩越族頭目的擺佈

秦王朝覆亡，歷經「楚漢相爭」至公元前202年漢王朝高祖五年始息。鑑於秦王朝行郡縣制度，王室無強藩，導致權臣弄權，操王室廢立之權，終致王朝大權傍落而速亡。漢初行郡國並行制，即封建與郡縣兩者均施行。於高祖五年復立越王勾踐的七代孫無諸為閩越王，定都冶山（今福州市冶山舊址），這是福建首座王城。其後作亂被漢王朝派兵平定，改設置冶縣，這是福建最早的縣治，隸屬會稽郡（今浙江紹興）南部都尉。為防再割據作亂，將閩越族的統治階層，移居江淮一帶，亦將漢人移入福建地區，這是一種藉政治力實行族群融合的手段。到東漢初改冶縣為侯官都尉。東漢末年，開發日盛人口日增，自建安年間（公元196-207年）將侯官都尉分設南平、漢興（今浦城）、建安、建平和侯官五個縣，同安屬侯官縣，當時侯官縣的境域，包括其後設治的福州、興化、泉州、漳州四個府。三國吳王國永安三年（公元260年），以會稽南部都尉為建安郡，這是福建最早設立的「郡」，統轄東安（即後來同安）等九縣。殊見福建到漢代以後，漸漸成為中原文化圈，因行政的增設建置而日漸開化。惟斯時金門因地處海隅，尚不見有關文獻記載，只可說屬於待開發的一塊邊陲桃園。

第二節 中原難民海上桃源

一、王室的南渡

晉武帝鑒於曹魏對宗室的不信任，致王室孤零早亡。為免重蹈覆轍，於是大封同姓為王，給予兵權，以為如此即可藉宗藩之力，強固王室監控天下，永保司馬氏家天下於萬萬世，殊不知政治哲理「權力即腐化」，其最佳的「安全瓣」是「權力制衡」，否則最大權力，常導致最大濫權與腐化。中國朝代的更迭原因固多，其根本盲點，毋寧說是不知政治「權力制衡」之必要，歷代王朝昧於宗法封建血緣之醬缸，政治始終無法擺脫治亂相循的輪迴

漩渦。晉王朝不解政治原理，昧於宗法封建，終因矯枉過正，而釀成「八王之亂」（公元200年）骨肉相殘，使剛剛統一的晉王朝，復行四分五裂，中興元氣喪失殆盡，而州郡空虛，盜賊四起，無法維持。這時，自漢代以來，接受中國的綏撫，而徙居陝、甘邊地的胡人，因人口繁殖日盛，又看到晉王朝內部自相殘殺，元氣頹喪，便稱兵作亂，佔據整個中原，晉王朝和中土衣冠士族，為了政權和保持衣冠士族之名位，只好大舉渡江南遷，中國從此陷入長期分裂狀態。

二、中土難民的來金

地處邊陲的福建，自三國以來無戰亂波及，土地開發和人口增加，呈穩定成長之勢，當晉王朝統一天下時，此地經濟社會已達一定的程度水準。為應人口增加和行政管理之便，於晉武帝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，自建安郡分設晉安郡（今南安縣境），以應地方發展的需要，此時的金門是塊林木蒼鬱的世外桃源，正待開發的處女地。



圖 2-2-2-1 中土難民的來金

當中原淪入胡人手中，造成長期的混亂，晉王朝世家大族，乃紛紛群舉南遷。根據歷史的記載，當時移居福建一帶的中原難民，多屬河南居民。而逃抵金門者，計有蘇、陳、吳、蔡、呂、顏六個家族，他們深懷國破家亡之痛，來此島上避難，胼手胝足，從事開拓，生聚教訓，志在恢復中原。後來雖因力量單薄，未能如願以償，然而他們齋志埋首力事墾殖，卻成了開拓金門的先驅，惟惜草萊初闢，百事紛紜，史書文獻鮮少為之記載，令人難窺其況之憾。

三、南朝時代的情況

南朝時期，隨著晉王室的南渡，中原衣冠士族大舉南遷，中國文化重心

亦跟著南移江南吳越地帶。福建地毗江、浙兩地，遂亦成為中原文化最先廣被的地方。由於遠離戰禍，得偏安之局而力事墾拓，生產繁盛人口增加，行政區也相對的必須適時增置調整，在南朝宋明帝泰始四年（公元468年）改晉安郡為晉平郡。梁武帝天監中（公元501-519年）分晉平郡，置南安縣，金門屬其轄地，至陳、隋兩王朝無改變，金門逐漸接近地方政治核心，遠離邊陲之鄙，有助文化的提升。總之，宋、齊、梁、陳四個王朝，因土地的開發，產業的興起和人口的增加，為應統治的須要而不斷的增置郡縣，金門乃逐漸成為閩南諸縣的一個要邑。

第三節 唐代牧馬傳奇

一、隋唐五代的金門

隋滅南朝統一全國，福建併入隋王朝的版圖，改福建豐州為泉州，仍設福州，以建安、南安二郡屬之。唐貞元十九年（公元803年）析南安縣之西南四鄉為大同場，「場」在當時非行政單位，而是個稅務機構，但其範圍即是後來同安縣境。故到五代十國時期，後唐閔帝長興四年（公元933年）閩王國王延均在福建僭位稱帝時，升大同場為同安縣，同安縣治自此始，金門改隸同安縣轄，直到民國四年設縣始分治。

二、柳冕奏設牧馬監

唐王朝為中國史上，繼漢王朝之後的盛世，文治武功著績，各項典章文物制度燦然大備，除對西北領域大事拓展到外蒙古、中亞外，對東南福建的經營也著有成效，建置都督府，積極開發並拓展海外貿易，使泉州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，中國海上交通趨於發達，日本派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唐代文化，中國人也大量出洋從事貿易活動，迄今海外對中國人聚居地方的稱呼，有「唐人」、「唐人街」、等名稱，均與唐代國威文化有密切的關係。金門為泉州屬邑，唐代中葉以來，由於經濟中心南移，閩、浙地位日漸重要，頗為朝廷所重視。馬是唐帝國交通和軍事的重要工具，中葉以後因「安史之亂」，馬的來源須在中土自行繁殖，才能獲得補充。唐德宗貞元十三年（公

元 797 年)³，有鑑於馬匹孔需，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柳冕，見到泉南林木蒼翠，牧草茂盛，土沃地美，便向朝廷奏請於泉南設置「萬安監」，開闢五處牧馬場地，「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，驢騾牛八百頭，羊三千口，以為監牧之資。⁴」金門時稱浯洲為其五處牧馬場之一，這是金門史上正式設官墾拓之始。



圖 2-2-3-1 唐代「萬安監」牧馬區

三、金門牧馬侯的傳奇

自從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柳冕奏設「萬安監」牧馬後，便有中土居民前來牧馬拓置，唯斯時史書記載欠詳，致有一些出入疑點，一是牧馬地點，有說在烈嶼⁵，前有牧祠，有軍營，後有馬寨，有草堂；有說在董林、後垵兩溪

³ 有關柳冕奏設牧馬監年代《舊唐書》(卷一四九 柳冕傳附於其兄柳登傳後)《新唐書》(卷一三二 柳冕傳附於其父柳芳傳後)均貞元十三年，而金門志書記載十九年，兩者不一，本書採《舊唐書》與《新唐書》為據。

⁴ 同上註。

一帶⁶，範圍包含今日昔果山、後湖、泗湖、後垵、東洲、榜林、庵前、吳厝等地，也留下當時牧馬的一些地名「馬坪」、「駟湖」、「洗馬溪」等。二是牧馬人員，《舊唐書》記載就地索得馬五千七百匹，驢騾牛八百頭，羊三千口，作為監牧繁置之資本。而金門地方志書，則言當時派來牧馬的計有蔡、許、翁、李、張、黃、王、呂、劉、洪、黃、蕭等十二個家族。由於這是金門最早設官經營的開始，也是因時代環境需要，特向皇帝奏設的專案，自然受到相當重視，這十二氏族，勤於牧馬力事開拓，使荒蕪草地變成樂土，島上耕稼漁鹽自此興起，金門仍正式走向開發道路，因草徠大闢而邁向歷史新頁，不再是蠻荒之島。

人類歷史的起源，或是一個地方的開拓，常常充滿傳奇色彩，這是普遍的現象。蓋歷史發展不可能預設，歷史記述屬於追溯既往，自不免有疏漏、推測、補遺之作發生。在傳統儒教思想下，國人都有慎終追遠，敬祖尊宗，報本返始的觀念。金門島上因這批牧馬人的努力拓殖，使生產日盛，民生樂利，人文因而蔚起，漸臻至文明境域。後人為了追念這一批開拓金門的先驅，稱這一批牧馬人為恩人，因懷念其開拓的恩澤，而根據民間傳說，和稗官記述，塑造一位傳奇恩主公叫「陳淵」尊之曰「牧馬侯」、「恩主公」，由他率十二氏族來金門開拓，化蠻荒為樂土，為之建廟奉祀。島人迄今對其傳奇神蹟，深信不疑津津樂道，「牧馬侯」成為金門的開山祖，列為金門縣政祀典，香火鼎盛分壇海內外各金門人移居處。此說幾乎成了金門開拓史的定論，唯唐王朝的開建者唐高祖叫「李淵」，依中國「避諱」禮制文化，在清王朝以前的帝制時代極為嚴格，神聖如「觀世音菩薩」也須避唐太宗李世民諱，而稱「觀音菩薩」，區區牧馬小官，敢名「淵」嗎？顯然是後人杜撰之疏失罷。



圖 2-2-3-2 金門牧馬侯祠

⁵ 《福建續志》暨《同安縣志》載牧馬區「在烈嶼，前有牧祠，有軍營，後有馬寨，有草堂，今廢。」

⁶ 《金門縣志》卷三人民志第一、二章持此看法